伊江筆錄

伊江筆錄下編

昭文吳熊光槐江

天命八年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當干戈草創之際而卽先申明內則天桃穠李風化之基不特以弧矢威天下矣

天聰四年

太宗諭曰昨攻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也以後勿得再令攻城厮卒內有一二次卒先登城者亦不可再令攻城以示朕愛惜材勇之意

六年貝勒岳托言先克遼東廣寧誅漢人拒命者後復屠永平

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今天以大凌河與
我當善撫養予以家室毋致一夫失所
太宗嘉納之開國
君臣體恤戎行不嗜殺人如此有不天與人歸者乎
順治十年
諭內三院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
日萬幾豈無不合天意未順人心之事亶由諸臣畏憚忌諱不
敢進諫耳如有過失須直諫無隱卽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
得省改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戇者亦不譴責
聖不自聖可爲萬世求言之法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遣使進貢

仁廟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反生事
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
聖明鑒周慮遠可爲萬古懷柔之法
康熙四十八年
仁廟諭曰從前恐內帑不足將外省錢糧盡數入戶部天下財
賦止有此數內既盈外必絀設各省一旦需用反從京師解出
得無緩不及事當於無事之時從長商榷等因謹查自康熙元
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
銀三千三百萬有奇況康熙初年軍務河工需用浩繁乃至四
十八年戶部庫銀尚存五千餘萬何以近日度支動見支絀計
臣不得辭其責矣

康熙四十九年江南虧空請分別賠補
仁廟諭曰從前各官挪用而將後者之俸扣補于理不順是年
有普免錢糧之
旨六十一年又
諭火耗一項特以州縣用度不敷於正項之外畧加些微原是
私事朕曾諭陳璸以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璸奏云此乃
聖恩寬大但不可明諭其言深爲有理是年陝撫噶什圖密請
加耗完虧批發申飭
聖恩高厚官民宜如何感激也
鐵斛定於康熙五十三年由
內製新樣銅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

分又製新樣銅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依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交部照式製鐵斛頒發

康熙五十七年

仁廟諭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於罯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割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泉水擾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冊則曰查達 熊光 前扈從熱河見回人查達亦不甚靈或所得之石未眞耶

雍正元年

憲廟諭曰州縣官使其從容不慮窘之方可責其盡心撫字稍有餘貲亦當爲地方興利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二年又諭曰錢糧雖緊要當爲百姓留微利養生若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已取利絲毫不寛百姓使窮民失所成羣盜竊其害大於欠糧雍正十三年間倉庫充盈閭閻樂利可見理財之道首在用人養民也

康熙晚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嗾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寛采以傭抵趙公申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憲廟即位仍逮采于邊論如律下

詔褒趙公由是官吏咸知法在必行無敢犯者

直隸保定以東地卑下爲子化蝻災無虛歲孫文定爲督言弭災之本在濬水使通擇吏分行穿治令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餘渠又申捕蝗之令終公任歲以不饑

乾隆已巳秋洪澤湖泛漲高堰一帶石工危險總河高斌檄開山盱之天然壩淮揚道吳嗣爵抵壩相度曰此壩開誠減暴漲其如下河數十萬生靈何堅守不啟堤亦無恙

乾隆癸未年浙江孝豐縣民蔣氏行舟被劫一案商有回籍逃軍盛大糾匪搶奪被獲縣令刑求承認盜劫且起出藍布綿被經事主認確發平湖令劉國煊覆訊幕友汪輝祖以案多疑竇勸劉隔別研鞫並取新舊布被二十餘條暗爲記別而以所起藍

布被給盛大再認費無辨識細詰其故則因盛大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誣服避刑然後仍照搶奪定擬蔣案正盜旋由江蘇元和發覺

又戊戌年平湖談令官詰詳請執業田產按號給領淸單孫藩含中問之汪輝祖汪云民間買賣向憑戶册有册而復給單不特贅設且令買賣送驗換給胥吏必從中滋擾孫詳院飭縣停止予隨阿文成至浙江有言另辦推收者阿恐開官吏需索之漸未允

湖南寧遠俗號難治惟陳丹心宰是邑不負民社之任汪輝祖係予戊子同年乙未成進士選授寧遠亦有能聲江西魯絜非名仕驥恐其自衒幕學有書箴之以君子不以己所能者愧人不

以人所不能者病人洵爲藥石之言絜非亦由進士官山西夏
縣知縣以上三則見汪輝祖病榻夢痕錄
雍正二年以册存人丁見數按直省州縣均入田賦代輸徭錢
其無田之戸悉免之間有不便均輸者仍依舊制丁地分徵以
從土俗之宜
雍正十三年十月
純廟諭曰各省凡市集落地稅其在府州縣城内人烟湊集貿
易衆多且官員易于稽察者照舊徵收但不許苛索重征其餘
全行禁革
乾隆元年奉
旨免江南長江一帶網船戸鯿魚銀永著爲例又奉

旨將廣東歸善海豐惠來潮陽四縣加增魚稅共六千餘兩悉
予豁除
順治十四年夏亢旱
章廟步禱康熙十年二十六年夏亢旱
仁廟步禱乾隆七年二十四年夏亢旱
純廟步禱均大霈甘霖
列聖敬
天勤民亙古未有益信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仁廟考古法以制度量權衡
純廟參古今尺度制爲嘉量而權衡攸同乃今之收漕鐵斛皆
成虛設而城鄉市集升斗丈尺斤兩參差不齊吏胥牙儈從中

百弊叢生奉行不善者不得辭其罪矣

憲廟遺詔內開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部臣定議未協朕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當仍照舊例行

大聖人救世苦心可以爲萬世法

朱文端軾爲左都御史時年羹堯之父遐齡以子大逆應從坐九卿俱畫諾公獨不署名

憲廟責問朱奏以子刑父非法也現簿錄年氏家遐齡訓子甚嚴是罪在子不在父

憲廟頷之遐齡得免迨乾隆時朱遺表云臣核儲蓄經費綽然

嗣後倘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尙書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願

皇上時以爲念臨終不忘啟沃名臣也

大學士王掞以江蘇多浮糧由明太祖怒吳民爲張士誠抗拒困以重額本非平政密請

仁廟於七十萬壽之期特旨減免留中未發嗣因覆請建儲

仁廟一併擲發王獲咎久年仍蒙

恩起復原官又王於

孝惠皇太后之升祔闢衆議請躋於

孝康皇太后之上合禮而且稱

旨

乾隆年間準噶爾入關熬茶有悞奏入寇者
純廟命發兵總督黃廷桂奏不可輕動已而果以悞聞

嵇文恭璜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洵有天授裘文達曰修云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則下流未清爲患甚大今下游淤高而司河者急急籌堵上游鈌口徒糜國帑豈孩童之不如耶

吏部侍郎留保幼年氣盛常易生嗔養母屢折箠戒之及長使于四方跪養母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倘不再戒于怒汝即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悚然改比之佩韋殆有進焉

吏部侍郎魏定國宰湖北應城時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大吏檄魏往民望見應城旗幟呼曰魏

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

乾隆十七年有姦民搆逆語假孫文定諫章流傳者山東巡撫

準泰獲一紙交臬司查拏適濵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純廟疑泰欺致泰于理泰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不敢妄

奏且緩之則易於鈎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

平民轉罹于辜擬罪上

純廟赦之

康熙年間恭王堯王為

仁廟所最友愛恐傷

聖心令長史俟殮後再奏

上以未得臨視怒長史總管等不先奏命內務府總管皂保往

訊且曰伊等以爲忠于王何不殉王死尚待朕治罪乎皇于
上前亦作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等跪堦下宣
旨畢卽奮拳痛毆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上問如何處置曰以臣觀之長史總管必死卽不死被臣痛毆
要害處亦難久延
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怒遂解不復追問
雍正年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年間盧魯生僞稿等案株
引萬千尹文端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
乾隆年間直隸磁州逆匪爲亂方恪敏公奏誅三人絞七八
純廟疑公沽名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接十三道廷寄公堅執
前議分辨愈力

詔解犯進京覆訊獄辭無異遂如公議

李敏達衞長于治盜所轄地方不禁妓不擒樗蒱不擾酒坊茶肆曰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

浙東七府惟溫台以東入海水道其餘溪澗之水並入錢江浙西三郡悉由太湖出海李敏達導海口及支河小港俱使深濬農家得備車戽行旅便之

犯婦秋審緩決一次者下次秋審免解府係臬司永泰條陳部議允行遂永為例

本朝庶孫為祖庶母服向無明文顧主事鎮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三年之服始定

楊潮觀無錫人年七十餘奉調四川瀘州初志不欲往旋聞瀘

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即到官碾穀分設三粥厰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換票以出在廬不滿百日所活數十萬人事畢即以老乞歸

蘇州守童心朴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城外建西南二牐墾膏腴三百五十頃佐鄂經略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于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永賴之

六合潘涵委賑海州請于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塲河南受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湖劉老澗水之半故趨海不支者勢也趨東雖多支河可以宣洩然不開東壩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鹽治河有妨惟宜深濬塲河相度諸堰壩因時啓閉則水易

趨海海州恵可去八九大府納焉歲不連歉

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幕友程嗣章謂晏一齋中丞斯盛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地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以其言入奏奉

旨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為例

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醫士徐靈胎令以糯米作粉糝之體裹以綢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

袁枚上總督書以災傷之年外來流民無從核辦惟有遵例資送送回後本籍官又不必核辦惟有遵例補賑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本籍難于入賑不如預行外出以求資送又借資送文書以罔本籍甚至成羣結隊乘機滋事此頗中近日流

民之弊 以上二十二則見小倉山房文集

康熙年間俄羅斯遣使進貢到京後
仁廟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該國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撲者隨之該國之人雖高大強壯而腿為布纏縛如西洋人相仿偶有滋事善撲者在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梁文定國治待人雖無疾言遽色涇渭却自分明有某將軍死於賊後賊就獲解 行在審訊寸磔行刑某將軍之子不往看視談笑自若文定終身鄙之范忠貞公之子時崇於耿精忠正法時手刄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視此眞有人禽之別矣

雍正初鄧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

可法名鄧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琴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文雖多疵累鄧破格錄之邑庠以表忠節

傳忠勇治園落成

純廟臨幸賜額曰春和園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于郡西建春和樓以廣推德意乃知

眷寵之中意示勗勉

齊宗伯召南應鄉試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夢忠肅遣役迓入中庭出位揖之宗伯以何不諫易儲為問忠肅曰耿耿此心淹没幾數百載微子問固將有說子他日第檢皇史宬中便申

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適派宗伯纂修宗伯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寃

李道長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尙淫縱不法皆杖斃之所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至今尙存

仁和阮氏泰元讀于忠肅公旌功錄志感詩序云斯錄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檜屏公永訣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實錄館獲睹諫易儲一疏及憲宗簡爲之流涕又有請復儲二疏英宗未及簡發爲人臣者當以肅愍爲法（于公初諡肅愍）云云若如阮氏所記則三疏至本朝未必尙在　皇史宬或係鈔本亦未可定

湯文正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菱芡歉還吏以例請湯曰例自人作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例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于

國初時受隆武偽劄追主逮遁圖佑主婦公曰

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毋庸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焚之斃奴杖下

康熙二十六年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大學士九卿科道議畢閣臣跪白諸王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中高層雲抗章奏稱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以禮接疏入交議自是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陶編修貞一 官編修念母鮑年高將投牒乞假時
仁廟謂詞臣不共官次干謁滋擾將有所處大臣有知之者告貞一曰宜從緩貞一曰若以養親獲罪復何辭部疏上遂休致歸

廣西撫彭鵬先爲黔臬赴任路過家鄉掃墓主僕行李兩肩迨撫粤時天旱史巫祈禱不應鵬露頂跣足行赤日中甘霖大沛粤人爲喜雨詩紀其事

岳公鍾琪之征青海也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探信賊斷得掃穴獲醜

康熙年間大兵進勦吳逆時趙襄忠良棟于元旦由白水壩渡江後又于二鼓時攻得勝橋遂破滇城厥功最著惜急於自表

幾至罹禍賴

上始終保全之

三藩之叛吳逆死後諸將猶請侯時惟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身任其事當時由蜀入滇二人功居多

徐中丞士林云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今條例日增是又舍本草而求偏方更爲庸醫之誤矣

閩撫奏建寧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部議按畝均攤後撫盧焯請先丈量而後酌增得

旨允准丈無虛浮其事遂寢

乾隆四年下曲有冤獄已定讞得報待決有日冤民所聘女聞

之誓與夫同日死道路憐之時王中丞師爲清苑令有能名流語謂惜王青天不早至以至冤斃二命王微聞其事廉得冤狀力請覆鞫竟脫焉既出獄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號而去

孫文定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孫某之操守不免議罰必至天下督撫聞而隳廉爲他日地步因忤旨革職旋復起用金係孫所取士爲此不避嫌疑勝于迎合參劾座師者遠矣

乾隆年閩省災錢藩琦方議賑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錢曰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總督意解明日果無影響

又浙江嵊縣奸民簒其邑令至山中笞辱之勢張甚撫提議帶

兵進勅湖州守衞詣諫止且曰某曾至其地願往禽之單騎上山曉以利害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

無爲州沿江上下二百餘里大半當水衝先是工甚危廬江令陳慶門攝篆時躬探深淺之處于鮑魚橋鱘魚嘴二處樹椰椿編竹東葦塡土爲斜坡形取近山亂石塡擲水中水渟沙淤久而成洲合江巢廬數州得無恙亂石取護隄最爲得力徐州北門外河隄亦以保固

通志載順治中州屬築壩屢圯民田陸沉者四十餘里康熙八年知州顏堯揆築新壩八百八十丈後大水破諸壩而境內圩田以新壩得免

甘肅成縣在萬山中歲徵糧二千七百石民苦運孫學成佐明

藩幕請改折銀民便之明遷晉撫該省歲以二月徵米供兵餉
民多借貸以應孫請出官倉溢穀抵今春兵餉三十八州縣盡
改秋徵著爲令

大理任辰旦千之蕭山人先官工科給事中於康熙二十三年
詔令議封禪巡狩事千之上言封禪僅見司馬相如書不足慕
效巡狩載舜典古諸侯各君其國天子巡所守以協同議禮制
度今天下一家不待巡而所守已無弗知此古今之勢異也

崇明沙田增損無常版籍易淆舊有一圈一則法豪强利於并
兼柔其制柏太史謙言於縣乃復舊又其處田主徵租常于額
外廣立名目多所歛索獨柏氏盡除之

乾隆年間戶部議禁商囤陳文肅大受曰商人藏米得微利則

河廣雅書局栞

散藏祇一年民且利焉請勿禁之又奏城工核減議在節用用省工劣修更倍之不宜節于目前皆通達治體語

乾隆壬子畿輔水災紀文達昀奏請截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

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至明年四月止全活甚多

嘉慶四年外省俱以旂丁運費不足需索州縣不得不浮收于是漕督請每石加一斗爲津貼費朱文正曰如此辦法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定議奏駁並請於進倉漕耗內每年畫出八萬石折給旂丁又粤藩奏請將濱海沙坦地畝照上中二則陞賦文正曰陞賦後小民苦于交納將來報坍請豁之案必紛紛而至此外或有漲溢之地亦不肯復行認種名爲陞

賦或轉虧舊額亦定議奏駁

王璋任興國縣康熙年間閩海降兵屯墾邑中王請按籍授田

析置諸鄉不得聚處有犯法者按律繩之去後屯弁應耿逆煽

起爲寇驛騷數年衆曰倘王侯不去當不至此

四川涪州牧張師範欽分應得外絲毫不濫取勤聽訟嚴緝匪

附近州縣戶民往往遷涪居住張佐雜出身用人何可拘資格

乾隆辛巳元日欽天監奏午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又稱

雍正三年曾遇此祥兹則木火土金水順序寔亘古未有請宣

付史館

純廟以天行有常未允所請

方恪宗水部以鄉人累輩連謫遼左其子沃園中翰侍養出闗

奉色笑外獨坐一土室羅羣經譔說之其餘日事吟詠不以造
次顛沛而改
達呼里紅呼里除夕懸弓矢門栿間相傳我
太祖高皇帝曾于除夕克敵
帝業由此而成諸屬國艷頌之遂沿爲俗
卜魁仰食蒙古蒙古待雨播種不雨不破土故饑歲恆多查官
庄給牛種一兵卒之力歲納糧十石則地非瘠而力可用今流
人之貲所者且倍于兵依而行之則歲徵不啻萬計並可使桀
驁之輩斂手就農
卜魁初立城值歲飢將軍沙納海盡發倉穀以賑撥附采珠船
以濟布塔哈烏喇引罪入奏議於來歲屯糧還倉請敕蒙古助

牛力

仁廟嘉允之

察哈爾峰根插黑龍江底腰亘兩帶火光出帶間舟過其下者

縯長竿取火為戲

湖廣總督爲駐武昌柏鄉相國請移駐荆州康熙十三年吳三

桂反湖南州縣皆陷卒不得過荆州以有督標官兵爲之控扼

也及湖岳州大兵進攻日久不克貝子章泰率水師至南靖江

破賊連營白米灘斷其餉道遂勢如破竹賊棄城走尅期蕆功

固由

天佑我

國家而當時文武大臣綢繆決勝亦屬卓絕千古

熊光初授鴻臚寺少卿值日荷蒙
純廟召見詢及軍機大臣以和坤比舒文襄何如熊光奏云和
見事敏捷而歷練實不逮舒又問額駙福隆安時福眷已衰
聖意頗露不滿熊光奏云福才固短淺但其依侍禁近恭敬之
心出于至誠亦不可及所對尙合
聖意
熊光授直隸布政司從春間將清查庫項分別追賠緣由具奏
五月上差於南石槽途次荷蒙
純廟召見詢及司庫實在情形熊光仍照前面陳
上問如何前此常形支絀熊光奏云從前有借無歸是以支絀
又問照你所辦以後不至短絀否熊光奏云設遇大工大役當

另奏請撥濟若止照常差使每年庫項似尚可有贏無絀蒙
諭現今亦無大工役既過得去則不必操之太蹙使各州縣重
足而立亦非太平景象仰見
聖明于畿輔情形照察靡遺破格矜恤直省官員無不聞而感
泣者也
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滿漢臣工羣起攻擊和珅至比于操莽熊光叩謁
梓宮蒙
上召見諭及人言和珅有歹心熊光奏和珅貪縱罪不容誅若
謂有歹心臣不敢附和
上云何以見得熊光奏凡懷不軌者必先收拾人心和珅則滿

漢幾無一歸附者卽使伊中懷不軌誰肯從之
上云如此辦之得無太急熊光奏云和珅受
純皇帝逾格恩施乃貪縱至此若不速辦無識之徒覬望貪緣
別滋事端
皇上辦得速是義之盡收得速是仁之至
任子之典自乾隆元年
恩詔後六十年中凡遇
覃恩均未列入乾隆五十年軍機擬開時初亦以爲難適和珅
生一幼子遂從寬列入
純廟見係照乾隆元年擬寫遂爾准行詎至嘉慶元年頒發後
和珅子夭遷怒于衆伊管吏部遂壓閣不行直至四年後陸續

調取引

見可見功名得失遲早均有定數存焉非人力所能爲也

雍正元年江西奏擒獲寍州奸細請嚴加搜捕

憲廟諭以匪類固不容姑息若不辨奸良恐激成事端但須整理營伍百姓畏威懷德此一二匪徒何難消弭大哉

王言永可爲法

康熙二十二年差侍郎杜臻等視海閩粵給還粵民地二萬八千一百餘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給還閩民地二萬一千餘頃復業丁戶四萬八百朱彝尊爲之記

國初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沒爲官奴刑部侍郎高珩以胥吏負官錢于例尚可豁免況職官乎比擬上奏得

俞旨遂著爲令

趙士麟撫浙時邑人裘炳呈請開濬杭城河遂開河七千六百八十丈潘耒爲之記迨去後浙民懷思不置繪六事圖以志治河其一也又有講學修城代還營債刑奸移鎮諸圖

長洲李令敬修以邑中田賦明季後多隱蔽混淆稟請解任專督丈量兩年之中循行四鄉分荒熟以更定斗則豁除坍没公占月造魚鱗冊官民始免賠累

常熟于令宗堯到任年甫十九即能興利除弊先是收糧兌糧責成里民民不堪其累于令大集糧里誓于神力行官收官兌之法漕事不爲民困自宗堯始此外循政尙多其殁也百姓號泣挽留葬之虞山南麓至今祀之

養兵歲費數百萬皆出自地丁非長久策

國初艾大司寇元徵濟陽人以屯田之法內地兵民襍處倉卒難行若各省邊荒所在及時開墾以三年起課作餉爲萬世利惜彼時未能舉行

崑山郭令文雄介休人因漕米加耗一事與推官乃爭至咯血而卒

嘉定令潘師質亦因邑蠹導衛弁爲奸索加漕耗師質不應會民擊殞其爲首者憲府檄詰師質自投秦淮河死而以書繫臂極言衛弁加耗之害百姓無不聞而感激

慕天顏在江蘇撫藩任內疏瀏河白茆吳淞江孟瀆以興水利除蘇松常三郡荒糧二千三百五十餘頃康熙十七八年大旱

出帑購米設廠給米分別蠲緩全活無算
魏相國裔介在吏垣時言督撫封疆重臣當慎選擇不宜專用
遼左舊人康熙初年議加練餉五百萬公力爭之得
旨停罷
康熙初年江西州縣經賊殘破後少宗伯姚締虞典試還奏該
省逋賦二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完三萬其餘二百十餘萬雖
敲骨吸髓必不能完請早蠲一日民得早免一日死疏上報可
寒松堂集載大司寇劉端敏公楗於官副憲時疏請得
旨蠲免其疏有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
荒言極痛切或係劉姚同言一事亦未可定存查
順治年間欲嚴懲貪之典凡得贓十兩以上者流徙塞北者爲

令大司空朱之弼曰此令一出上司挾朝廷之禁以恫惕有司有司皆攫民財以媚上官將清官變爲貪官小貪變爲大貪

康熙年間臨清倉米徵解本色爲吏民累有請改折者不果少宰張鵬丹徒人撫東時疏再上始准

宋文恪德宜佐戶部時滇黔蜀叛軍需孔迫大司農議盡以江南歲輸充餉宋曰江鄉歲祲徵求不前力持不可乃就用兵近地酌撥江南免困

康熙十四年逆賊朱龍據延安府叛守土文武多棄城走舉人馬如龍率壯守山寨拒賊賊攻寨連夾失利乃築長圍困之會平逆將軍兵至以弗得賊虛實未渡河如龍爲前鋒與賊戰大敗之馬後官江西巡撫

順治初年四方盜賊竊據漕艘難行總河楊方興設方略十里寘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無阻又築張秋決口不避寒暑廢食隄上乃得速竣

朱之錫浙江義烏人承楊方興之後在任十年復太行老隄治石香爐決口等務功著楊豫民間私爲肖像立廟以朱大王稱之

靳文襄輔生財裕餉第一疏止未作禁游民以敦財源省妄費去冗食以裕利用眞有體國經野之手段乃屯政一事悞用縣丞于宣等未免擾累事遂罷其開中河不特爲漕運永遠之利且洒宿桃七邑之災當時正人如于成龍慕天顏且爭言不便可見任事之難

江北民田由前明設衞糧額較重軍荒十之六七定遠令諸葛昇墾田十議甚爲剴切詳明亦未能行

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濟甯河道葉方恆曰苟不堅禦濁流一入匪惟滕嶧爲巨浸運道必至梗阻後張伯行亦曰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壩上接太行隄迄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幾成平陸乃始砌石接築攔截一如葉之所料微湖後經青龍岡等處漫溢淤沙灌入湖底漸高不能蓄水濟運應亟籌良法

康熙六十年河南馬家營衝決未堵明年凌汛再決署河督陳鵬年曰該處地勢低窪雖有引河不能暢行應分疏上下殺其悍怒於沁黃交滙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東南入正河隄工可

成乃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淄直趨引河河流南徙爲文以禱河祕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

嶧縣有湖壖荒地准貧民開墾勢家佔爲已業又各屬瀕湖草廠地歲徵草束備工料累及民田兗寧道僉事徐湛恩禁除之

孫家集漫口後夏鎭南陽一帶連爲巨浸總河張師載與運河道李淸時共宿河干疏築並舉李首作東隄界出湖面又於湖口牐北掘地深四五尺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滚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俟湖水減至一丈則閉牐以蓄更遵葉方恆策于楊家壩重建牐座盛則啟洩府水微則閉板入湖著爲永利

楊方伯䕶云

憲廟尋常召見時
天容甚霽俾臣下得盡啟沃忽一日宣召軍機大臣進見時覺
天容與平時不同　諭云朕昨因一事輾轉不寐直至丑時方
定朕思年老舉子候銓知縣精力衰頹安能整飭何不將此一
班裁汰改用八旗筆帖式旗員既得疏通地方亦免貽誤豈非
一舉兩得今即繕旨交部並詢爾等以為如何張文和奏云
皇上天亶聰明為此事尚徹夜不眠況臣等識見短淺一時寔
不能見到
憲廟諭云既如此你們再去想是日文和即宿內閣次日入直
較早諸臣未到又蒙　宣召文和進見
上問你們想了一晝夜究竟如何文和奏云以臣愚見知縣是

親民之官非做過百姓恐未能洞悉利弊

上沉吟良久云汝言有理　諭文和再公同商酌少頃再奏迨

軍機進見

上即將改用筆帖式之旨停止惟恐年老舉子貽誤文和奏請

先行驗看荷蒙

允准仰見

大聖人從諫如流而當時秉鈞者片言啟沃有同魚水不特爲

寒畯疏通已也

靖海侯施烺父與弟皆爲鄭成功所害後平臺灣人謂烺必報

仇烺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子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

者爲

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旨

詔撫綏臺灣之議設郡縣亦從烺言

浙人皆言臺灣之役賴總督姚啟聖用間誅戮賊將施烺始得

成功施揖先到姚功不著見全謝山鮚埼亭姚啟聖墓碑施烺實係攘姚之功

雷郡之東有洋田萬頃隄岸水閘為海潮冲激日就圮壞陳瑸

常憂之及官巡撫遂請修築

仁廟下其議粵人皆稱便因鳩工興作海遂二邑皆蒙其利雷州關外水鹹關內水清可以灌溉余閱兵時到雷親見始知前人立法之善名特侶塘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疏復

昌化浮糧陶令元淳兩次詳請均未准次子正靖官御史

時疏言該邑地瘠賦繁民弗堪命仰蒙

純廟降旨減免

江南徵收錢糧一月三限截票法係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始設糧戶完數已足則截票安家否則按數追比法簡而民稱便
常昭水利宜濬白茆之裡河至北港口導之使北歸徐六涇入海建巨閘以拒渾河則費省而功久
張太史甄陶福清人主講貴山書院品行端方有尹秀才耕芋爲太史高第弟子安貧誦讀未嘗少懈太史病尹生日侍藥爐且親送至閩近日書院內久無此風矣
馮鴻臚應榴云秋審上班之例定自
仁廟蓋是時
巡幸未歸
命皇子等代勾黃册內情實之犯無免者

上以爲失矜恤之旨見而嚴飭雍正年間以小九卿將來亦有
明缺之任併令隨同上班
列聖慎重民命再三推勘今之科道不諳定例深意常從重簽
商何能體仁君好生之心耶
熊光於嘉慶九年入覲時軍務方竣
上諭及參贊德楞泰如何操守平常熊光奏云德楞泰見小臣
亦不能爲之諱但從前海蘭察亦愛占便宜記得軍機大臣進
見時曾蒙
純皇帝諭及海蘭察能帶兵殺賊屢建大功是以畧其小節曲
賜保全今大功告蕆德楞泰亦著有勞績求
皇上彷照

純皇帝保全海蘭察之法保全德楞泰大小臣工無不同深感
激出力圖報仰窺
聖容似尚以所奏為然
乾隆甲寅夏浙江義烏縣奸民何世來等倡邪教謀反側有以
急變告者巡撫欲率師往勦署臬司李翮請遣幹員署縣事李
率同前往過江未十日而擒首惡餘黨解散無事
鰲圖官大倉州時蟲灾鰲同紳士捐米設廠煮粥賑濟男由東
門入女由西門入領粥後咸出中門俾免擁擠凡粥廠均可仿
行
汪忠增任南城副指揮至義學中宣講
聖諭實心任事乙亥丁繼母憂鄉民弔奠絡繹有劉三虎者素

爲民害經任盡法懲治愷切曉諭劉感悔生計稍裕叩莫時將前事向衆泣述又汪不受民間猪羊祭奠豐台鄉民因以柏樹蟠二獅來獻余前官京師未聞指揮中有如此得民心者

雍正年間有僧人明慧本在京師法會中熟于結納及出往西湖聖因寺四處干求以書幣閒白甘泉令龔鑑龔令杖其使而遣之事漸流傳上聞有

旨飭令明慧還京錮之不許復出

陝西興平奸民誘塾童稱爲教主挾以歛錢仇家告發邑令張大其事欲邀功時盛方伯惇崇署陝臬篆請于督撫罪爲首者數人餘俱得釋方伯于弟兄之間甚爲孝友亦其不可及處

熊光先由內閣侍讀保送御史蒙

記名疊次出差未得引

見旋推陞刑部郎適阿文成總理刑部部中保奏阮道長葵生以五品京堂用阿文成謂熊光云何不註銷御史與阮同保省得又轉科道熊光以刑名素未學習且時方用重典力辭未就是年得補山西道御史夏間隨往熱河因石峰堡回匪滋事軍書旁午熊光屬草無悞奉

旨優敘時松相筠亦隨在熱河欲爲熊光告知和珅將議敘扣除請以京堂陞補熊光以事涉干求力辭不可嗣在科道十餘年循資得小京堂荷蒙

兩朝恩遇不次超擢功名遲速有命東坡云臣雖無肤不敢以他途進區區此心尙堪自信

阿文成總理刑部時因風聞部中秋審分別緩實有與外省私相通信者囑令留心察訪余對云無論此等事辦理秘密豈肯稍露端倪若訪查未確預設成見必至畸輕畸重況目下正用重典外省入寔者刑部改緩十無一二似不如聽其得信內外畫一每次轉免勾決多人如通信者別經發覺自可執法參辦無庸以風聞而存逆臆文成曰然又文成初管刑部以英相廉素失之刻意欲改正余對云記得英相初管時因辦案間有比舒文襄從輕者疊干嚴飭遂矯枉過正今中堂甫綜部務宜且循舊章是年秋審

純廟免勾者轉多于上屆文成總理時刑部未干嚴譴

余隨文成赴浙審理粵督富勒渾侵用關稅一案曹司農文埴

己未廣雅書局栞

姜司寇晟舒總憲常皆曰按例止應絞候啇之文成文成亦將照辦余謂富係文成族姪孫應從重擬恩出自

上仍擬斬決摺上蒙

恩改緩迨朝審時聞因文成從重定擬

施恩免勾可見大臣執法不可稍私而余讞獄求生苦心非文成勇于從諫恐無補也

蕭山汪明府輝祖號龍莊因其嫡母王氏生母徐氏雙節蒙

旌推廣徵訪自順治至嘉慶年間于越中得烈婦郁氏共三百六十餘人分為五卷其有事蹟可紀者曰錄事無事可紀者曰類敘同係汪氏曰述譜汪氏內有前明四人與汪姻誼者曰外姻得自續至者曰續增名越女表貞錄因思一郡一縣中有能如龍莊之

用心不特足以闡幽並可備
國史志乘之采擇于世道人心甚有裨益
汪輝祖初在胡撫文伯署學幕其友駱炳文端方諳練汪嚴事之駱恐其年少喜事告之曰署中事可結便結情節無大關係若恃一已之明察絲毫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不盡此亦名語
師曠曰天將雨雨草先生藕也江南水多之年藕花結蓮較早又鯽魚早年脊骨甚平水年脊骨高起此留心雨暘者不可不知
伊犁將軍署內有孔雀二對松將軍以一對送鎮署喂養皆喪其雌遺卵數枚有人傳法（法亦見本草綱目）以大母雞抱伏得小孔雀

二對余歸時見小者已能開屏矣偶閱本草綱目載鴨卵無雌抱伏則以牛屎嫗而出之今吳越人雞鴨雛有用火迫而出者雖生意較遜而物理信不可曉

山楂銷積舊方甚多熱河至木蘭一帶山中有生山楂白色者其功力甚大熊光前扈從灤陽時患痢月餘醫藥鮮效有人傳授頁方以此山楂代茶因覓服數日更衣時果下白積疾頓霍然

化州橘紅粵東以充貢余因閱兵至化聞該牧云橘井久移大堂下橘樹皆新種生者寥寥又聞州屬山中向產礞石故相傳橘柚產化州可化痰但橘皮方書所載其功不專去痰況訪聞入貢者皆省城舖家以柚皮製造何以入藥亦能濟用蓋本草

綱目辨橘柚性各不同故附記之

潘榕臯云團魚一具用蒜實其腹如法烹煑不用醋鹽以治鼓脹大小便並下脹疾頓消再用補藥調理此法係福建藍某告知曾醫數人神驗因思蒜通百竅而鱉性利下故經驗也

順治年間錢糧數目報銷有案者元年鹽課所入銀共二十三萬有零七年鹽課銀七百八十五萬零八年丁田二項並襍稅鹽課銀二千一百二十萬零十七年共二千五百六十六萬零

因思

世祖甫定大業隨下詔首除前明所增三餉繼定賦役全書當時國用匱乏惟躬行儉約不于額賦外少加毫末所謂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張文貞詳悉查記者亦望

聖子神孫永師良法大臣居心固當如此

康熙年間三藩削平後詞臣曹禾疏請封禪發交衆議維時張文貞玉書秉筆遥請停止勝于宋王旦遠矣

杜文端立德於順治初年任户科給事中以開國規模宜崇尚經術而固結海内新附之心尤在寬䘏民力使人皆樂業疏請開經筵端政本蠲荒税禁加派當時科道如此眞不負獻諫之職

李定國據衡州爲亂時列巨象爲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火器淬鋒以毒中者立斃護軍統領柯爾昆與叅領西伯臣遇敵于隘象連尾而進柯曰象矢石可摧惟鼻稍脆吾等當協力射之西矢先發象躑躅悲鳴仍復前進柯後發直洞其鼻象負痛走

賊衆遂亂大軍繼進破之射鼻之說前此未聞然係至理又康熙年間義州佃甲有亡命走東都山紅螺山以圖自活者將軍訴勦除之命柯往柯力疾行次寧遠向監軍等曰寧遠爲兩京要衝賊無一騎扼守何言狂逞耶若遽爾進勦恐濫及無辜于是偃旂衷甲夜趨義州收捕佃甲詢係迫于所司侵漁入山自保並無他謀分別奏擬全活甚多武臣如此實不可及

貴州平定之初荒田諭墾不應王撫燕請減賦寬以六年疏云賦雖減重就輕田則易荒成熟于是黔民鼓舞爭赴以次開闢

工部侍郎費茂公少時嘗以公事遠出忽聞父病篤單騎遄返夜行灌莽中馬傷足僵臥地仰天號泣不移時馬起竟馳歸侍疾三日而父卒

鄭曉齋侍御向文貞曰事期于有濟何必功自己立名自己成

予曰人臣皆當如此居心

儀眞縣濱江田自

國初歷歲坍沒上中下八十六頃有奇康熙八年汪令時泰申

請慕方伯白于馬中丞列事入告得邀除免

各省災荒蠲免分數係

憲廟增定沾被甚廣雍正十三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漕項蘆課及學租雜租等項嗣後遇有恩詔俱詔各項入

于蠲免之內

晏一齋中丞斯盛于皖藩任內請舉靳文襄溝田法變而通之

以活數郡流散之民所叙長江以北淮泗以南大川小澗犂然

在目

程文恭景伊未遇時曾爲人應詔陳言極論得失大邀

俞旨衆皆以馬周期許文恭更深自諱匿史卓峰觀察夢琦曾語余云文恭外雖和平質樸每遇獨對于時事却能據實敷陳以此爲當軸者所惬史與文恭同鄉殆非虛譽也

方維甸由閩督回籍終養未久有

旨以樞廷需人令奉母由水路進京方以母病殊難遠出又無兄弟不能刻離覆奏而止讀禮未及一年適直東教匪滋事有

旨令往保定任任守制方以金革非尋常奪情可比奏願赴軍營帶兵効力其直督缺懇另行

簡補例荷

聖恩體恤仍准回籍守制此二節關係根本重大均不易及
阮福映驅逐阮光平子孫佔據安南後求封南越王孫中丞玉
庭爲請封越南王荷蒙
允准一字之倒內外畫然頗爲簡重得體

粵東錢價視洋錢爲增減嘉慶初年錢價居奇吉督慶知係洋
商所爲押令十三行湊集番餅十萬發舖兌換錢價頓平十二
年余曾仿行亦有效驗而那督在粵因錢舖每于發餉時私擡
錢價定價出示禁止韶州兵丁藉端强兌又釀成巨案于此知
辦事之難近日京城及蘇州錢價糧食各價俱由奸商把持民
間苦累官員束手無策方思劉晏知院官之說非善理財者不
能也

廣西鉛厰向供兩粵鼓鑄有餘乃管厰官吏任意透漏致東省赴湖北買運黔鉛又常愆期遲到余密札梧肇兩關將西省商船赴東之鉛隨時稟報計不下數十萬斤隨札西藩嚴查東省鼓鑄仍接濟無悞

余任督撫十年從無人在京探聽消息嘉慶八年有媒孽余得受匣商陋規者密

旨交全撫軍嚴查余在房陵毫無所聞迨全撫軍查訊盡屬子虛忽有人至余署中密告云全與余有隙將謀下石予知係宵小奸計欲余與全互訐彼獲洩漏之罪余罹採聽之愆隨飭家人嚴密關防毋許擅往撫署未幾接奉

廷寄知媒孽者已一一獲戾余隨將本籍舊業交江南督撫訐

查洊歷封圻潔白自矢可以仰對
聖明後有問余何以能鎮靜若此者余曰不特撫衷無疚且君不見丁謂之與寇萊公沈一貫之於郭正域乎

甯相國完我謝政家居嘗有荒莊之歎會其孫新祖知洛陽縣既無所歸獻又稱貸累數千金歲以爲常公始愕然曰吾十年宰相不足支爾數年縣令遂令罷歸洛陽爲中州美缺新祖若非濫用亦賢令也

康熙甲寅秋賊自饒婺突犯休寧叛弁以城降郡城倉卒無禦權徽府鄢守歙縣孫令從數騎趨江寧請援抵蕪湖遇巴額爾將軍孫叩頭請罪力言徽人無叛志二將軍叱之孫曰數年芻餉皆民供給城未陷二日前民猶供賦如常探懷出催科紅簿

爲左驗將軍意解帶兵赴徽復郡城郡民賴孫調護未戮一人
嗣皖撫檄勘失城狀郡人爲孫訟冤者數萬並代補帑以紓官
累孫得湔洗仍治縣事

宣黃蓮買之川省

國初川廣未平時價踴貴計額征歲所供運不下萬金民大累
邑紳孫給諫上書當事入告孫旋歿部復宕延施閏章時在刑
曹晨夕經營始得改徵每斤銀四兩著爲令

傅平令朱坤先秉鐸蕭山戊寅夏雨縣大水朱上書太守請將
西江塘改築石塘修復龕山長山龍口諸閘縣令妬其言格不
行秋大雨沒禾府始開長山閘洩水縣僅以安庚寅秋大風潮
蕭山塘壞死者二萬餘人邑人歎息朱言不早用朱後官山左

亦得民情

朱垣官濟陽令時有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巧死緣巧是日早起以紅白粉授婦作粥巧食粥腹痛嘔死翁媼等遂來證婦毒夫死朱以巧所嘔者食狗不死又以銀匕入驗巧喉中無毒再四詰詢周與巧嚮夕有無房事婦曰有又問巧早起何事婦曰飲水三器始知巧死于陰寒疾冤獄頓白周後為巧守節終身又他縣有獄三十餘年矣朱驗得腦骨紫血傷見方寸衆曰得情朱熟視之曰非也此傷處滌可去衆曰傷久入骨何能滌朱呼水刷之骨白無痕或曰錄無此法朱曰傷者紫色中重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腐血污耳因知折獄勿掉輕心

乙亥秋江省因搜查邪教毘陵廟宇經該府會營往查廟中為

搜羅一空適有韋涉穹窿山道士者吳縣令朱樹基稟上游不派營兵僅帶二役前往查詢詳明將道士保釋無所擾累此一節可取

安徽士子應省試者向俱紆道當塗錄科徐姓于金陵捐大廈一區爲學使行署並籌及歲修經費公私稱便

湖州筆客張瑞符年過五旬並未生育有相士李姓曾相其無子忽一日與遇塗李曰爾當生子矣張詰之曰今見爾陰隲紋滿面以此斷之未幾果然因有人詢張行何善事張曰只記得的有二事一弟早亡遺孤係我撫養長大廿餘年間凡弟舊有主顧已與我交易我仍歸還與姪又家有治爛喉方甚效我傳諸衆以期利濟云云此二事雖屬尋常然即可見其存心忠厚

乾隆年間有一武職大臣在熱河召對
上諭及園中涼爽于避暑二字爲稱某奏云外間湫隘囂塵熱
更勝于京師所以衆人說此地是
皇上避暑山莊奴才等熱河頗寓諷諫至意
嘉慶二年
太上皇將秋審冊交
今上先定緩實並令和珅福長安幫閱九月兩間房途次軍機
隨
今上進見
聖意以擬緩未當面加訓飭再令軍機大臣幫閱查秋審例內
凡命案因姦盜起衅者鮮入緩決乃和珅不知均列入緩熊光

先與理論繼以婉勸不聽和珅遂定各人分看書名呈進次日
上于乾清宮東煖閣召見軍機將和珅所擬緩四起概駁改情
實此外有熊光擬緩者一起係叔無子姪向借貸未給遂揚言
叔身後家財皆伊物叔氣忿自縊未免輕生尚可從緩又一起
係戴相衡亭所擬情節相彷但係姪借寡嬸之財熊光以叔嬸
情節稍異告戴戴質之和和從戴言入緩及見時
上諭云叔可生子寡嬸豈能生育汝所擬可以照緩戴所擬仍
應改實又
諭男子年過六十亦難生育汝止言叔能生育未將叔年僅四
十餘詳晰載明亦欠周密令即添繕轉呈
太上皇一無更改熊光之千慮一得幸蒙鑒察仰見

本朝家法慎重民命知
今上未親政前于庶獄已洞若觀火矣
周茂源官處州太守有大賈覆舟漁父獲其篋告太守太守封
識付司庫逾年賈來驗還之賈持雙犀獻不受漁父亦却其酬
太守固廉而漁父尤爲難得
蔣永修先官應山令
國初山寇突起雲夢孝感皆陷蔣念請兵恐爲累民困親率民
守孤城卒以無事嗣授給事中浙江大帥疏爭文武相見禮蔣
抗疏言不宜開藩鎮驕縱之漸
章廟命至南海子面詢蔣從容啟奏深合
聖意

青龍岡壩工堵合後因引河去路不暢壩前水勢驟長夜間岌岌難保該管河北道朱岐在壩救護屢欲身殉河陝道張有年係朱門生苦勸朱回壩後草棚內暫息不避艱險駐壩代催夫料以致走埽落水淹斃匪特因公捐軀其平日師生誼篤亦近時所罕有

予隨阿文成堵築睢工漫口將次合龍時東壩忽游蟄出水無幾衆皆駭愕予向守備莊剛曰誰能搶住必稟明中堂破格保擢莊即躍立蟄埽之上兵夫見將弁已赴險且可站腳遂紛紛搬料立時鑲塡出水數尺不數日合龍後文成將莊剛奏陞都司並賞花翎可見大工等非賞罰誰肯用命而賞罰不公亦無由收效也

六部稿案歸書吏收管吏俱紹興人缺又私相頂替高下在手故有老吏抱案眠及堂不詭司司不詭吏之諺惟虞京兆鳴球在吏部熟悉舊案吏不敢舞弊至軍機處向無書吏檔案汗牛充棟檢查維艱馬京兆璟在章京行走時各分年月凡遇行圍回京仍按年月歸入馬記性又勝人每需查案問之馬一查便得予直軍機時仿照而行近聞散漫無稽且常遺佚矣

熊光己丑會登中正榜出德大宗伯保之門宗伯待門生情意最摯今冢宰英煦齋垂髫時即與余往來甚密嘉慶十年熊光述職到京煦齋入禮闈未見見其生慈太夫人問熊光有何言語囑咐煦齋對云老師一生受人挫抑是以世兄青年即承
恩眷世兄現承

恩眷不可忘老師之受人挫抑太夫人又問軍機處情形對云軍機職重贊襄不能不並觀兼聽但此時人情詐偽百出勿聽一面之詞遽生喜愠余出京未久煦齋仍不免誤受人慫恿與劉長沙齟齬致少顛躓余由伊江回京煦齋已復官少農其太夫人猶時述熊光言爲訓誡那繹堂制軍亦在書館時即與余交密其筮仕後余每晤見無不以祖德母節勸其競競善守也浦撫霖由楚南調閩擢閩中有事商之于余余曰惟有一塵不染即或代人受過身家可保浦曰然詎伊夫人不聽慘罹重典余放外任有問余何太自苦者余曰昔高允言不肯負翟黑子余亦恐負浦蒼霖耳

王倫之亂拏獲賊黨范偉解京審訊據供該犯原勸王倫直趨

濟寇焚搶糧艘時淮南漫口流民載道由濟而南散粟糾聚可得數十萬人王倫不聽負嵎殲斃又教匪胡名遠供起事時該犯亦勸黨夥棄舍家眷沿途不擄婦女紛投搶掠散給窮民兵東則西兵西則東以疲士卒而添羽翼黨夥不聽以致就禽云云大抵賊匪之起必有一二奸人爲之謀主幸

天佑我

國家其計未行所以嘉慶十年熊光有文官不擾累閭閻武職不廢弛營伍自然無事之奏否則民不聊生一旦宵小竊發雖高迎辭檻車解京而闖獻竟覆明祚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吁可畏哉

予官京師時愛植花卉迨放直藩閫各署供設之花皆天津縣

承值遂禁止斷絶在豫督防駐西坪聞俟督聽人慫恿畜養活魚村中各池塘之魚遂打撈一空甚矣封圻大吏不可有所嗜好也

婚宜訪女之有無姆教嫁宜擇壻之能否讀書再參以家世斷不可論財附勢汪謹堂協揆夫人予祖姨母家白華總管夫人余表姑母二公皆窮秀才時查氏選作東床可稱有識又吾鄉俗多拘忌凡女命屬羊者往往艱于配合以致捏改年歲就余所知者家樹屏少宰夫人卽係未年生年踰周甲子卽菘圃尙書有何缺陷而靡靡者尙徇流俗之見耶

國初時村民尙未知剃頭定制貿易者遂至縣喊訴該村衆將叛縣令詢悉緣由將肩販者留署欵以酒飯連夜傳集城中剃

頭者多人帶往該村剴切曉諭無論老少長幼俱代爲薙去長髮留辮並將動手毆傷之人酌帶至縣次日集訊訊明鬥毆前情復詰詢肩販者告狀何據肩販者仍據概不薙髮爲詞隨令當堂看視肩販者尙稱此必聞信補薙因派人帶往該村遍行覆看肩販者始啞口無辭而回遂堂斷以村民不應擅毆外人致傷將動手者予以薄懲肩販之人告虛本當反坐姑念衅起村民且已被傷從寬免罪而散保全一村愚民爲數不少

乾隆初年張廣泗問擬大辟後

上定計置之重典諭有敢爲廣泗緩頰者當一并正法舉朝遂畏懼緘默獨奉師寬時以小翰林在上書房行走謂廣泗有功其才可用似應量加矜宥書諸片紙遂至上達

上震怒將廣泗與奉一併綁赴市曹令監刑者以廣泗究應正
法與否覆訊之奉堅執前詞不改
上心動雖廣泗仍行予決而奉得寬免後復擢用侍郎嘉慶初
年晉贈太子太師銜

錢侍郎樾字黻堂在上書房行走有某
皇子叱辱諳達麟甯過當時麟已任參知侍郎以
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而改後侍郎視學江西途次遇
有學藝處眷船烜赫逾分曾附摺陳奏毫無顧忌

永甯令李清傑在縣妥行保甲嚴拿盜賊毫不擾民為豫省牧
令之僅見者

番禺陳宗頴初校

丹徒吳佑曾覆校

伊江筆錄下編終

宛平劉家立再覆校